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五十一

史部

宋書卷八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九

素粲

素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

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顗
婚者伯父洵即顗父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
孫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為揚州從事
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
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
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入闕齋中食竟愍
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
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

官二年起為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為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事仍為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豕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為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為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為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

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愍孫勸顏
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
嫌愍孫以寒素凌之因此發怒出為海陵太守前廢帝
即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復為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
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
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

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
多疾性踈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
藝昏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
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
掩三徑裁通雖揚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
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
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
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

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備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世祖求改名為絜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為絜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二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絜為執

經又知東宮事徙為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為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為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祭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留熏燿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眇未弘政道圉圉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瘕弊昭蘓頌下州郡咸令

無壅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
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絜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
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絜扶
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
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絜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
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
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

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祭鎮石頭祭
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
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祭曰石頭氣
甚乖往必有禍祭不答又給油絡通憶車仗士五十人
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祭自以身受顧託不
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
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
祭相接將帥黃回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

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
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為不宜示
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
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
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為直閤黃回諸
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
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侯伯等並赴石頭
本期夜發其日秉恒擾不知所為晡夜便束裝未暗載

婦女席卷就祭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蘓烈王
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祭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
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
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
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
祭已敗即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
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
時祭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祭與秉

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
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
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並乘輕舸自新亭
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
明元年詔曰昔魏矜素紹恩給丘墳晉亮兩王榮覃餘
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素粲
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
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粲秉

前年改葬瑩兆未脩材官可為經畧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

史臣曰闢運劫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

時

闕二字

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

闕二字

文舉不屈曹氏魏鼎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素繁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

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絜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書卷八十九

謹案卷八十八第九頁前二行長史蘭陵儼刊本

儼訛嚴據監本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昀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

九十五
九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五十二

史部

宋書卷九十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法良陳
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容生皇子智井
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

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脩華生隨陽王勰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并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

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
為都督昇明元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勰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
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為使持節督郢州司州
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
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
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

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
新興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
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
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荔封縣公食邑千
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

本根侯服于周斯為幸矣

宋書卷九十

宋書卷九十考證

明四王傳智并變贊並出繼○南史變字下有躋字謂
江夏王躋也

邵陵殤王友傳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臣

承蒼

按邵陵王名友有與友同聲此言不諱嫌名也

南史改下四字云有無君之心其誤甚矣

宋書卷九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五十三

史部

宋書卷九十一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

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翺翔之感
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
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
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
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
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
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

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
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
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
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
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
無回改至於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
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
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

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
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
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
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
刼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
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
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
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

邊氓遠土所為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
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追懼純妄伏增慙臬穎
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
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
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
暫違太宗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為鄉曲所推重元嘉三

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
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栢俱見燒死有司奏改
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
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
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
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
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

先直服除後哀泣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索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勅郡縣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子

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傭賃以
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
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
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
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
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
日方蘓以為奉終之義情禮自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
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

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窶之事

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
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
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
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
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力助之父喪既終自
起兩間小屋以為祠堂每至節歲烝嘗於此數日中哀
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

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縣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

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
直居宅下濕遶宅為溝以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
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
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
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崩
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糲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
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
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為業世祖

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
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
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
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而引船不假旁力若自
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
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鬪者為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
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
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赦然後得

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民敬太守王僧朗察
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
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
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
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者
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羣齒孀居窶迫殘日
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
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慙君貧老故

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無一
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羞齒甚多屢空
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
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
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
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勅
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
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

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
與其居處者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並有
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
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
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
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
依世期衣飴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

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
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牒
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嫂
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鄰里以
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達夫
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絝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磚
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

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受舉為孝廉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

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
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
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書監丘繼祖廷
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
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
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
足以顯應明敷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
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
贈以四言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
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其唐后明
敬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
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
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單固
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栢九九其人亦有言無

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

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

其四

江革奉摯慶祿

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最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

國照輝京華

其五

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

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

其六

元嘉四

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

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

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為太守王味之
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
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
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刼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
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
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
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食以家財買棺斂
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

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叔見禽云
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
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
治罪恭協並歎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叔情恭列晞張
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
是戶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
者以義為先自厚者以利為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

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為殊特蔑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愍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簡遠行他界為刼造孽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

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饉來久困殆者
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
永無濟理不惟凡殫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
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
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
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
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
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

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
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
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
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
營辦棺槨造立塚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
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

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餽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

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為餘杭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

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
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
帶營祿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
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
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
語只汝是賊手射賊肋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
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
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

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仗主順帝昇明元年與素絜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院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

生墜阮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阮內
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
必墜此阮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
十餘曾無留礙衆並嘆服以兄死節為世祖所留心稍
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
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
賊為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
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

無已可且賜布千足以厲衆校大明末為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邊城令宿僧護起義討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先

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為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

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蘓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呌殯所須吏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為孝義里

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惟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為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旦則

為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忙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蘓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

父李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
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
庾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郝
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
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
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
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

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粳每有贈鮮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顗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覲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暇以希祿覲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為行
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
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
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
在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
至哭踊頓絕方蘓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闕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
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

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為葺治
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
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為營家惇子平
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
檢敦厲名行雖處暗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
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明元
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

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
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
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宋書卷九十一

宋書卷九十一考證

孝義傳序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乖理闇主南本作
乘理闇至

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世道南史作世通
嚴世期傳世期衣飴之○南史無衣字

吳達傳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磚此誠無有懈倦○南
史磚下有妻亦同達四字

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一本發下有教字日作曰南

史亦作發教

卜天與傳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徐罕南史作
徐罕

宋書卷九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五十四

史部

宋書卷九十二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

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
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究
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
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
守宰之職以六暮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
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
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
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

埽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
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
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
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
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
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大
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
諸殿雕欒綺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

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
卹下以至橫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
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偽於昔蓋由
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為良吏篇
云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曾祖虞晉
驃騎將軍祖耆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初為琅
邪王衛軍行參軍出補剡上虞令並有能名內史謝輜

請為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衛軍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
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
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
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排抑以
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
拒戰彌年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
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基畢為子標之
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

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既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寮憚之出為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

國府以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
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脚患自陳出為輔國將
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衛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
官時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隱逸傳

杜慧度交趾朱戡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
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
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
騰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

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遜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遜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胡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圍州城時遜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連捷故胡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為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

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
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
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
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
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遜子李奕李脱等奔竄石
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奕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
之奕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
晨造南津命三軍八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

勸賞弟交趾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

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

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

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脱等

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戶高祖踐阼進號

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

被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

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

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為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為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

為交州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
患篤勸表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
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
顛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既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
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
甚哀之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
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為太學博士桓玄輔政

為中外都督諮議致敬唯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
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元諷中丞免豁官亥敗以為祕
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為鎮南參軍又
祠部永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為
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
明理為一世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
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
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

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迴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過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

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郎用米不異於銀謂
宜准銀課米即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
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
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八易生
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
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
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
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

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賁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
千斛五年以為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
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
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
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
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
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太祖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

嘉十四年為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
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
為士民所愛詠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雪褒賴貞柯必振
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
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
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
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
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庶尚愈高永心與貪

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
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
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
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
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
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
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二十一年徵以為南平王鐸冠
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張尋趙廣為

亂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徵為持
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
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說至今稱之二
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二身亡之日家無餘財太祖甚痛
惜之詔曰徽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已無倦
褒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為傷恨可贈輔國將
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子獻正員
外郎弟展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從誅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廬陵王義真車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史東莞太守入為尚書殿中郎出為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入為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咨議

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
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
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縣田祿芒種為
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
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
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
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在中
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

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悔闇室
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
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逖晉太常父纂給事
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
初為劉穆之丹陽前軍府參軍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
為世子中軍參軍宋受禪隨例為員外散騎侍郎補太
子詹事丞少帝即位入為尚書都官郎出為永世烏程

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為治嚴察京邑肅然殷
景仁為領軍請為司馬復出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
煩擾訟諱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
事宋世唯顧凱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
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
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
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
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

年卒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
徽以黨與見誅子謚昇明末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太
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
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
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恪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
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鮑陽
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
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

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匹
穀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
蠻校尉祖尋之光祿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歆之被遇
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祿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
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
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
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問井齊肅綏

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
是顯宜升階秩以崇獎勸進號寧朔將軍其後晉壽太
守郭啓玄亦有清節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
將軍晉壽太守郭啓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
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餽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
故超授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
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
時有北地傳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見知

僧祐事在臧燾傳珉為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為神明

祐祖父湛晉孝武世以才學為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
臨安武康錢塘令並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為
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清節子亮為昌慮令亦著
廉名大明中為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吳郡陸
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
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
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

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太宗初為南海
太守卒官太宗世琅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知悅字少
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
之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
若不求久自得也遂不果悅泰始中為黃門郎御史中
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
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常初悅為侍中檢校御
府太官太醫諸署得姦巧甚多及悅死衆咸謂諸署詭

詛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民減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治如或可勉

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宋書卷九十二

宋書卷九十二考證

杜慧度傳聞刺史騰遯之當至○騰南史作滕

徐谿傳諮議致敬惟內外武官○臣承蒼按諮當作谿

以字形相近而訛也

王歆之傳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諸本王歆之皆

另行作專傳目錄良吏傳亦載王歆之名臣承蒼按

此傳內止叙歆之世出及所歷之官並未及居官政蹟安得謂之循吏大抵曰江東之傳未載孔默之與

王歆之薦太守李元德等五人遂以歆之世系官位
附記于此其後又載申季歷郭啟元諸人亦如李元
德五人之例自王歆之字叔道以下凡三十二行皆
當接寫江秉之傳後斷不可以歆之為循吏中一人
目錄內王歆之三字并宜削去緣諸本相承已久姑
仍其舊而考摘其謬著于此

宋書卷九十二考證

謹案卷九十一第二頁前七行刺史陸徽上表曰
諸本徽訛徵據循吏傳及南史改

第三頁後三行追贈天水郡顯親縣左尉諸本郡
訛部據漢書地理志及南史改

第四頁後七行情禮自畢諸本自訛所據南史改
第五頁前六行又以夫力助之諸本力訛日據南
史改

第六頁後六行鬪者逃散諸本鬪訛聞據南史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刊本竟訛章據監本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并賜許昂二十四匹據上文及南史許字疑衍

卷九十二第五頁前五行李遜子李爽李脫等諸本遜子訛子遜據上文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

謄錄監生臣陳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書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五十五

史部

宋書卷九十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
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
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

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言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

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
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
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
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
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
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
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
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

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

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顓十五部顓又
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
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
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
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
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
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
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

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
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為矯介衆
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為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
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太尉參軍戴顓辟士韋玄秉操
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並可散騎侍郎在
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
顓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之操久
而不渝顓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宮初建

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陽王
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
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顓
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
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
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
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
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遶特善其事顓亦參

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景陽山成顓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

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
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
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
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
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
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
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
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高

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冒潛處
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
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
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
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
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
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
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

讌命為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為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

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
肥素終始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己子朔南譙王義宣
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
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
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
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
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

曰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為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

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
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
遠形於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
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鈎深
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
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
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
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

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為太尉掾不就高祖北
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
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
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
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
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
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
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為晉安內史

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
貧為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
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為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
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
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
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

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為南蠻長史義熙初
何無忌又請為右軍司馬高祖命為徐州治中從事史
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
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鑑仄微表揚隱
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
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
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
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

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即徵弘之為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弘為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沖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

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為

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
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
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
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為吳興太守太宗初四
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
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
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

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為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為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為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

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盖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屋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

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
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
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
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
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
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

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
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
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
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
為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
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
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
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

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
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
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
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
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
為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
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

嘆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荊州發教以祈及
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
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
二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
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
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親
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

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
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
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
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
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
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
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

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
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
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
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

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胷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超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褰子候門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
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闔策扶老以流暢時矯首而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
松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
駕言兮焉求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
以上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

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
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
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
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
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

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
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
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
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
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
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
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
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

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
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
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
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
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
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
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藥東西遊走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俛辭世使

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
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
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
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
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
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
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

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
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
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
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
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
慎哉吾復何言又為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
陶唐邈為虞賓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
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

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
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土開封疊疊
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
羅時有默語運固隆汙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
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
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夙運冥茲愠喜嗟余寡
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

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
爾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
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
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潛
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
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

秀才不就公私餼遺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
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
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
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
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小
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

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樾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既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

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太祖敕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子慧鋒修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
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
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為太子庶子希林為著作佐郎後
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
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為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
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

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疊疊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疊逆違天備

嘗茶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
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
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
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
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
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
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脩惜衡泌
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

大小一勿見闕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篤尚希古經行明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

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為築室
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
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
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
道次宗亡義恭荅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
棲窮藪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
亦垂矜愍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

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

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
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衣悲袂布飲酒醉眠凱
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
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
顏竣為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
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
為文學從事不起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孝
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

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
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
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為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
廬陵王紹為江州親舊勸素脩宅舊居素不答乃輕身
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
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
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薄

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
臯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
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為倉曹屬太宗
泰始六年又召為太子中舍人並不就素既屢被徵辟
聲譽甚高山中有蛇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
甚醜素乃為蛇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又有
宋平劉睦之汝南州韶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睦之
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

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
伯玉居剡縣瀑布山三十餘載揚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
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
特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
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
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
自京口遷鎮江陵要康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中太祖

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軍蠲除租稅江夏王
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並不就棄絕
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
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困篤小差牽以迎
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卧論文義
世祖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
恒貞操勗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
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始初與平原明

僧紹俱徵為通直郎又辭以疾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宋書卷九十三

宋書卷九十三考證

周續之傳留愛崑卉誠著桃李○崑當作昆謂昆蟲也
王弘之傳為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准一本作淮當
作準

陶潛傳曾祖侃晉大司馬○

臣承蒼

按沈約所作陶淵

明傳以陶集考之多不集中贈長沙公詩序有云
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又為孟府君傳有云君諱嘉娶
大司馬長沙公陶侃第十女如果為從祖之子孫不

得云昭穆既遠已之曾祖斷不容直書其姓名然則淵明非長沙桓公之曾孫明矣又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攷陶詩俱不題年號惟祭程氏妹文稱義熙三年宋高祖受禪改元永初是為庚申歲集中詩凡書甲子者八年庚子辛丑癸卯乙巳戊申己酉庚戌丙辰皆在永初之前庚子辛丑癸卯

又在義熙之前永初以後除自祭文題丁卯而外無
有書甲子者約之紀事失實大槩如此或言梁昭明
太子誤讀淵明命子詩遂作淵明傳以淵明為侃之
曾孫不知宋書成于齊永明六年昭明特襲之而不
改南史晉書成於唐初亦皆襲約之誤者也

農人告予以上春○上春本集作春及晉書作暮春
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本集作少而窮苦每以家弊南
史作而窮居荼毒無家貧弊三字

良獨罔罔○罔罔本集作內愧

少年來好書○本集作少好琴書南史少下無年字

潁川韓元長○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韓元長謂韓融
韶子後漢有傳又下文濟北汜稚春謂汜毓晉書有
傳集云范稚春誤今所刻陶集亦作汜稚春

王素傳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南史學字下有算字

宋書卷九十三考證